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三十八回 挽道心勤施苦口 游東嶽得遇神仙

七竅與文璽夜宿曉行，已抵都中。七竅落於館驛，文璽歸部。郝相先到部內，與七竅求情。文璽曰：「看丞相面，吾於復命之際，自然保奏，活罪恐不可有也。」郝相稱謝數語，辭別回府。次早，文璽上朝復命，皇上嘉其忠勇，當傳旨意，轉升禮部尚書。至七竅以管轄不嚴，釀此變端，免官回籍。文璽謝恩退出，呼七竅入部而斥之曰：「吾不念郝相情面，應以斬法論。今聖上下旨，免官回籍，爾其速行，毋得濡滯在茲，致乾罪戾。」言畢吼令驅出。七竅回到館驛，自覺無顏，因入岳丈府中，告辭歸里。郝相夫婦不捨珠蓮，乃勸七竅曰：「爾毋歸去，且在京都隱秘住之，吾自乘機與爾討一差事，將功折罪，原職不久可以復還。」七竅因郝相苦留，不忍拂情，只得仍居館驛，杜門不出。

韶光易逝，倏忽已至半載。雖有珠蓮朝夕惑以冶容，然住居甚久，不堪納悶，時時微服遍尋寺觀之幽深者，入乎其間，或住一日，或住半日而返，日以為常。紫霞得知，化作老道人，將會仙閣化出一番幽深雅趣之象，靜坐以候之。七竅微服出遊，歷遍寺觀，總無一爽心豁目者。他日獨出都門之外，遙見一閣高聳凌雲。七竅驚曰：「是閣如此高爽，諒其中必幽雅可愛也。」於是曲曲折折，信步所之。街巷過餘，似一鄉村，入村而行，雞犬桑麻，儼若故鄉光景，七竅於此不禁忽起歸隱之志。村莊盡處，高閣在焉。

剛到閣門，翹首望掛額題金字曰「會仙閣」。二重將到，又一額曰「別有天地」，旁掛一聯曰：「看淡了紅塵富貴，勤修些白手功夫。」及進三重門內，四面花牆，蕉梧圍繞，牆內盆花數百，或黃或紫，或白或紅，怪怪奇奇，名多不識，香風微拂，如入蘭麝之鄉。七竅不捨他游，總在花間曲折周詳，緩緩細看。

不知不覺轉出地外，千竿修竹覆著小溪，水潔無塵，游魚可數。隨溪而上，露一大池，池中蓮開五色，鮮妍可愛。池岸之上，盡種異卉奇花。池左一亭，面面俱空，壁題詩句甚伙。

七竅備於記憶，惟中一絕下注「三緘」二字，七竅驚心誦之云：「訪友征車逐日遊，未停鞭處足難休，忽來仙地慵他適，願向名花靜裡修。」七竅睹是詩句，口不停吟，因而盤桓者久之。

無何，蜂衙鬧午，饑火微薰。七竅暗自思曰：「如斯福地，豈無住持？」試由是亭望之，高閣尚在數重以上，忙忙踱出亭外，又入一重，仍然四面花牆，盆花濟濟，恍似前之所窺者。向左而望，池亭又相似焉。七竅捨此復入，乃一帶長廊，廊外名花較花牆之地更眾。七竅獨游廊內，見廊之中壁有一聯云：「到此應忘塵世事，來茲必是學仙才。」七竅得此佳境，止止行行，由榭穿臺，由亭穿榭，非花即竹，愈走愈深。

久之，行力已疲，意欲歸都，向外望之，萬巷千門，不識歸從何處。七竅異，愈向內面直入，誰知每入一重，必有一重景象，或花牆相似而亭不同，或亭相似而花牆不同，或亭牆相似而蕉梧花卉不同，變幻百般，莫名其妙。窮盡其地，始見高閣聳然。緣梯而登，上至三層，一道冠道服者，鬚眉古峭，坐於其中。見七竅入門，徐徐下座，驚而詢曰：「先生何來？」七竅曰：「閒暇無事，偶游到斯耳。」老道曰：「何時來耶？」七竅曰：「今晨已至矣。」老道曰：「爾腹得毋餓乎？」七竅曰：「餓甚。」老道曰：「如是此有果焉，爾且食之，吾呼道童為黍食子。」言畢，予以一果，不知何名，入口生香，味甜若蜜。

將幫食訖，黍藿呈案，舉箸而食，美逾海味山珍。黍藿既餐，老道導至閣之上層，其中牀榻精美，名字名畫高掛兩旁。

七竅賞玩一周，坐而詢諸老道曰：「動問道長，住此多年？」老道曰：「吾非是閣住持，原係初住於此者，緣海南太守叫什麼七竅，不知與道何仇，示禁甚嚴，捕捉亦厲。吾於黑夜將所用之物竊負而逃，暫借此閣安身。近聞七竅遭了天厭，官階削去，吾道中人個個歡欣，拜謝天地，但願再加重報，喪乃孽障，吾道方行。」言猶未已，七竅顏為之赤，假易其詞而亂之曰：「聆道長言，似以七竅不應禁道也。以吾言之，則有可禁者焉。」老道曰：「其可禁者安在？」七竅曰：「吾思遊方野道，輒言道能成仙，究其所行，一無可取，兼之假結緣以斂財，誇仙道以惑世，行為種種，不惟當禁，亦且宜誅。」老道曰：「子言乃方外野道，傍道為生活者也。若夫真入大道，先敦五倫，五倫克敦，然後加以清心寡慾，煉其精氣，而為長生不死之軀。自古仙真誰不由是而成者，子何執一格以相繩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如道長所說，人人習道，人人成仙，則見仙不久人矣，不幾全無人道耶？」老道曰：「天下至大，未必人皆習道。願習者宜由正孰，不落旁門，道自易於成之。願入人道者，亦不之強，酒色財氣隨其所好，無殊花開結實，大者大而小者小，因各培之，根有厚薄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天下事原各隨其所好，道長之言不差，然好道而習道者，亦未必成其道焉。」老道曰：「道在天壤，無不可成，視其習者之有恒無恒，猶之求名而習儒業者之時與與不時習也。」七竅曰：「以吾思之，人生斯世，不若富貴兩途。是二者，人人父母所樂在此，我而得富，父母享受豐盈，我之孝也；我而得貴，父母享受華榮，亦我孝也。以視習道者之清淨為高，棄父母而不親，絕血食而不悔者，其孝不孝，為何如也？」老道曰：「習道一事，無處不宜，即在家庭，又胡不可，奚必入林惟恐弗密，入山惟恐弗深，而始稱習道哉？為是說者，皆野道之言也。爾言得富得貴，可以全孝，彼得道而七祖九玄亦可升仙，同享仙福者，獨不足為孝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依爾道家所言，七祖九玄俱可同為仙品，但其事屬荒渺，誰得見之，究不若爵享朝廷，乃祖乃宗得受泥封紫誥，榮顯當世，以誇耀於鄉黨鄰里，明明朗朗，為眾人所矚目者，不亦愈於無憑之事乎？況大道之成，尤非易事，居今稽古，如鐘離、國舅以及藍、韓諸仙，尚且屬諸傳聞，未知果有其人否。彼言修道非難，成仙最易，是徒以動人聞聽，惑人心志之說耳。稍有識者，恐不取焉。」老道曰：「功名富貴，固為現在之物，人皆得而視之。

吾問富者長富，貴者長貴而不失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由貧而富，由富而貧，由賤而貴，由貴而賤，轉移之理，自古如是，何足為榮辱耶？」所以似又超然世外。老道曰：「以富貴而貧賤，既不足為榮辱，而富者貴者，果能長生不死而享富貴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人世有生必有死，生死二字，亦屬天地之常道，又何足為喜，又何足為悲。」老道笑曰：「不足為喜為悲，君胡存好生惡死之念而不置也？」七竅曰：「惡死好生，人情皆然，何猶於我？」老道曰：「既好其生，奚不求其長生？既惡其死，奚不求其不死？不生不死，道中至樂之境，得人其境而長生不死者，人但如有鐘離諸仙，安知後之入道而成仙者，代不乏人也。他如東晉之黃敬，王屋之王王餘，福州之劉長生，濠山之劉道成，汝南之應夷節，武陵之龔元正，潁川之陳慧度，成都、蘇州之章訾、劉翊等，雖生不同時，要皆能誦《黃庭》、修大道而成仙者。且不獨男子為然也，若廣州增城之何二姑，九嶷女冠之魯妙典，任城之衛夫人，兗州之謝自然，汾州、河中之崔少玄、薛玄同等，皆女子之能修大道而成仙者。歷稽往代，班班可考。君何以為渺冥莫視而疑其人之有無哉？以君之疑，度君之心，殆謂天上無仙神也。如無仙神，則雷何以夏鳴而冬斂，日月何以並行而不悖，兩日吻何以時若而不愆乎？以子言而惑及天下，吾恐大道為之隱矣。」七竅曰：「吾不與爾辯仙之有無，道之成否，然人各有志，不可強也。」老道曰：「苦口千般，不聽片詞，子可歸矣。」七竅剛辭老道，但聽山磬一聲，煙生野谷，掉頭而視，乃一小閣挺立，花木毫無。

七竅驚異久之，忙忙歸都，入於館驛。珠蓮詢曰：「郎君所游何境，比至十旬弗返。妾命僕人尋訪四方，未見路跡，得母聽外道之說，欲拋妻不顧乎？」七竅以所游所遇，一一告之。

珠蓮曰：「此必邪道迷人，障郎君眼目，意欲入彼陣內者。幸郎君識見超邁，志向不凡，乃能如斯，不然早為老道惑矣。」言已，遂命僕婢治酒，為七竅洗塵。七竅曰：「吾游會仙閣，別無所思。惟良友三緘壁題四語，中心耿耿，恨不獲遇焉。」珠蓮含糊應曰：「緩緩尋訪，自有相會之期。」七竅曰：「前日吾欲回籍，爾父苦留復官，何至於今尚無消息？」珠蓮曰：「妾因郎君出遊不返，急歸相府，問及吾父，父言調停久矣，不日即有喜報，囑郎君忍耐候之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復居官，務必著人往請三緘來衙一晤。」珠蓮曰：「候到任後，再作理會。」七竅因思良友，以及所見所游，力倦神疲，入榻而臥。

且言三緘師徒南游計定，一路之上奔走無停。時值六月炎天，烈日如火，師徒雖不畏暑，而行人來往，常倚傍松柏，解衣乞

涼。三緘師徒見得松柏之下乞涼人眾，亦欲於是暫駐車駕而稍停步履焉。不意隨足所之，竟至葛花村前，瞥見村內門戶未啟者無數，不能炊煙者亦多。三緘謂其徒曰：「是村也，又似含雲閣之光景耳。」二狐曰：「含雲閣疫鬼作祟，師命弟子採藥救之。今又何如？」三緘曰：「是方之疫與彼不同。彼則由心所招，此則自口而入也。」二狐曰：「心口之招者何？」三緘曰：「滅五倫而迷四害，心招之而天厭之，其疫非改前愆而為後善者不能愈。所以先命悔過，然後治以藥餌，乃能應驗如神。」

是他好食牛犬，宰割慘毒，灶府惡之而疫生，加以牛犬之魂助其威而疫甚。欲除此症，又不必採藥海島，只要人能悔口，書名於冊，焚之灶府，疫自除矣。棄海、三服自隨吾游，求能造功，師命汝沿村講說，改一人自愈一疫焉。」二子領命，遂各持一冊，分村勸諭，三緘與二狐住於村內之飛雲閣以候之。棄海二人日日講說，凡悔口者，其疾若失。足至彌月，是村化遍，人人改悔，疫疾全消。村人約集前來，欲報講說之德，遍閣尋覓，道士已渺，村人感激自不必言。

三緘師徒行又數十日，所至一地，曰「紅月鎮」。鎮中煙火千家，近於江岸。三緘到此，常見青黑之氣凝結不散，欲為明告，恐泄天機，欲不告之，又不忍數萬生靈厝於魚腹。故每日在鎮繞市言曰：「渺渺茫茫巷與街，波紋將到此間來；女男知覺宜先避，恐有魚蝦走不開。」繞說連朝，無人得解。三緘心甚不忍，乃復淺而告之曰：「人宜高處樂，休向江頭臥；欲得千金全，當先尋山郭。」鎮內一叟胡鏡清者，家有萬金，聞三緘言，謂子若孫曰：「此鎮不久必有水災，須先至丹鳳山多搭草篷，以救鎮中人命。凡吾家財帛器物，盡遷之焉。」其子詢曰：「父何知？」鏡清曰：「道士連呼旬餘，知之無人，惟吾細思乃得。」子孫輩當即鳩工將篷搭畢，家中婦女以及財帛貨物，刻日遷之。

三緘師徒尚住鎮內，忽來力士晤之曰：「吾乃水神駕下催水神兵。因此鎮人民大門小秤，奸詐太過，邪淫之事，亦甚多多。自取之也，怪得何人？前日仙官在龍宮時，上天溺籍已下，命龍君照名編冊，此鎮男女應死水冊者三千七百有奇。仙官秘言，鎮人弗識，准於明夜水淹是鎮。因仙官在此，水神命吾告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尚可救援否？」水神曰：「遲矣。」言罷不見。

三緘師徒遂移至鎮左之魚鱗閣焉。果於次夜三更，雨如傾盆，水聲洶湧，片時之際，鎮內男女已在夢中隨流逐波而死者，不知凡幾，騎柱呼救者，不知凡幾。三緘忙命棄海以木化舟，沿江救之。候到天明，三緘見其慘切情景，痛於心而發諸口曰：「一生奸詭說他能，劫到頭來命不存；借問沿江波浪裡，何人與爾弔歸魂？」棄海曰：「師命弟子所救人民，溺冊中俱有姓名，弟子之父如何繳旨？」三緘曰：「上天好生，愛人改過，吾將爾救之男女，勸其改過遷善，自使上天除名。」棄海曰：「師勸改過人名，須焚文稿，吾父之責方能免之。」三緘然其言，於水平後，傳集所救男女，詳言勸戒，人人信從。復命具疏一通，對天焚化訖，然後師徒辭了紅月鎮，又向前行。

行至宿鸞莊，日已西斜，無所歸宿。正值倉皇莫措，遙見一少年男子忙忙奔走，對面而來。三緘問曰：「先生何往？」少年曰：「歸吾莊耳。」三緘曰：「貴地可有寺觀乎？」少年曰：「有。但歷此甚遠，難以至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吾等今夜下榻無所，敢借貴莊歇宿一宵，明日速行，不知先生其肯見納否？」少年曰：「何人不出庭戶，若道長陋室弗嫌，即請隨吾入莊，以蔽風露。」三緘曰：「先生厚情如此，吾師徒感激多矣。」少年遜謝數語，前導欣然。不過四里之遙，已至門首。

少年迓入，稟之老母，母甚賢淑，即命其媳烹茗煮酒以待之。

師徒餐餘，少年送至斗室安宿而出。

三緘正坐榻上，運用氣機，忽聽「呀然」一聲，從門直過。

三服目向外視，知是野鬼入此宅內，遂出戶擒入，跪於三緘榻前。三緘舉目視之，乃一女娘，披髮吐舌，形容醜惡，人目難看。視已而謂三服曰：「爾將此鬼擒來，有何所謂？」三服曰：「此鬼必尋代於主人之家者，弟子擒至，師宜開道，以免害及沿村。」三緘於是轉詢野鬼曰：「為鬼當守陰律，爾何擅入人室乎？」野鬼泣曰：「主人之媳與吾有冤耳。」三緘曰：「何冤？」野鬼曰：「吾乃張姓，與主人比鄰而居。主人之媳失巾一幅，為鄰居宋姑所得，彼向吾索要。吾婆朝日辱罵，因之忿氣自縊，心實不甘，故入室中索彼之命。」三緘曰：「冤宜解釋，不可結也。如結而不解，則循環相報，必無了期。如願解之，吾於他年隨緣度爾。」野鬼曰：「仙官之諭，敢有不遵，但要主人多焚楮財，吾方樂解。」三緘遂命狐疑呼少年入室。少年至，突見野鬼，駭然曰：「此鬼何來？」三緘將尋代之由與解釋之道，詳細告之，少年事事依從。三緘命鬼速出，許以明日來此領楮。

次日，少年焚楮後，苦留三緘師徒再宿一宵。三緘固辭，復駕征車前行。半月許，見得一山高立，不知何名。訪諸行人，告曰：「東嶽，其內多仙子焉。」